

年夜饭

□ 刘俊杰

小时候最期盼过年。

过年意味着一切红红火火，一切热热闹闹。最期待的是除夕的晚上，一家人聚在一起，围在桌边，望着刚出锅的饭菜冒出的热气，升腾起每个人的新年祝愿。

印象中的年味，不是哪道菜的具體气息，更多的是那种团聚的气氛，年味就藏在那缭绕的热气之中。

今年过年，于我而言也很特殊：“大学生德华”变身“大厨”，我也成了准备年夜饭的一员。听说，年夜饭就是一家人拿出修炼一年的成果，各显神通做一两道拿手好菜的时候。这不，我也提前准备了两道“招牌菜”，给每年“忙年”的妈妈减减负。

我准备的菜是“大吉大利”——可乐鸡翅和“牛气冲天”——黄芽菜炒牛肉。这两道菜对我而言都是“老朋友”了，虽没有炉火纯青的地步，但各个步骤都是了熟于心。

鸡翅解冻，打上花刀，加些许料酒、姜片搁在一旁腌制，趁着这个时候备菜。剥去洋葱的外皮，放在平稳的砧板上，拿好菜刀，做好流泪的准备。洋葱或许是最懂得“先苦后甜”的蔬菜，要想尝到甜甜的洋葱片，你就不得不承受一次轰轰烈烈的辛酸。来吧，吃得苦中苦，方得甜中甜。

再随手拍几个蒜头，可乐鸡翅的配菜算是告一段落。鸡翅焯水，开大火静候佳音。水开，撇去浮沫，捞出鸡翅，洗净装好。

起锅烧油，放入蒜末，爆炒出香。区分做菜小白和老手的方法其实很简单，只要看他是否会对随时可能溅出的油锅保有距离。像我这种介于二者之间的阶段，心里说着没事没事，身子却不由自主地后退几步。

此时，邀请鸡翅入局，滚烫的油触到白净的表皮，会有怎样的化学反应。做饭是考验耐心的事情。从毫无波澜到表面未焦，目光一刻不能移开，手也不能闲着，让鸡翅在锅里翻几个跟头。时机成熟，加入适量可乐，齐平鸡翅，放入一枚八角——这是香味的秘方。

盖上锅盖，炖煮一份小确幸。

等待之余，处理完黄芽菜和牛肉，幸福就都陈列在面前，一个个排队等待实现。或许结果对做饭而言意义甚重，只是看似无聊的过程，加上些心情，也能速写成一幅美妙的图画。

最幸福的时候莫过于揭开锅盖的那一刻。香味虽早已按捺不住泄露，那扑面的热气还是无处可逃，拥抱你看见成果而愉悦的脸庞。

两道菜完工，捧着成品走向餐桌，一家人早已落座等候。那还等什么呢，解开围裙落座。大家举杯同庆，“天增岁月人增寿，春满乾坤福满门”。

此刻，热气升腾至天花板，抬头望去，那说不清楚也看不清楚的年味，正是家的味道，也是幸福团圆的味道。

港桥

□ 梁志方

“车榭塞勒桥洞勒”，当地人以这歇后语戏称港桥（港桥谐音“扛桥”）。港桥，笔者于此生活了10多年的故乡，已经消失了10多年，其历史文化留下了永恒的印记。

1929年武进县建设局所制《武进县全图》中，可以看到当年之“惠化（乡）”即有“港桥镇”标志。道光年间《武进阳湖县全境图》上，则标为“埭（gang）桥”，以上出处皆为常州市吴文化研究会等编纂的《常州古旧地图》。

如今上了年纪的也说港桥本称埭桥。老一代称港桥，就是常州南门外，京杭大运河支流永安河畔的一座旧街镇。有称“港桥镇”的，当年开信封，地址就写常州南门外港桥镇，寄到东街，总收得到。港桥的标志，就是东街、横街、西街间的“大港桥”，一座有70多年历史的单曲石拱桥。称大港桥，当是与东街巷门外东北的小港桥相对而言。上世纪80年代中，大港桥及永安河港桥段曾为电视剧《水乡有情人》的取景地。

港桥概念存在广义狭义之分，狭义的港桥，就是东街、西街、横街。西街早于东街存在，据说建于清同治年间，当年市面如何，不得而知。港桥东街建成于溥仪即位的1908年，东街建成后，港桥市面就在东街了，

直至新中国成立前后一时期曾兴盛过。如今东西两街、横街均已于10多年前在拆迁建设中消失，东街存在了整100年。横街，在东街西头，跟永安河平行，与东街成丁字形。横街开初一直延伸到港桥埭，后来港桥埭那段拆除了。横街上有两个永安河的码头。广义的港桥，则包括东街周边10多个村落。当年远离东街三四公里的河姆桥、浜头上人都自称是港桥人。

经济社会比较落后的时期，乡村区域的联络交往主要是步行，经济内涵主要是生产、生活资料的交易和流转。港桥街的兴起，其地段位置应是一个重要原因：东为礼嘉，南有前黄，西接南夏墅，北依马杭，港桥处于数镇接壤交会处，又建在运河水系的永安河边。那年月，交通运输主要依靠水运，成本低，运量大，江南水乡河网密布，四通八达，具有天然交通运输优势，人流、物流量相对较大，也产生了相应的特色地方文化。港桥是个一定历史地域意义的概念，其影响辐射力超出周边的10多个乡村。

当年，港桥东西两街，横街与大港桥，是相互映衬的一个整体，今天则唯余风烛残年的破败文物——大港桥。上世纪70年代中期，大港桥的完整度尚好，如球头望柱、方头素面柱、桥头抱

鼓石及旁边的石凳，还有天盘石等都全，其后，毁损程度就逐渐增大了。

港桥东街为规整的苏南乡镇街道，街面南北相向，3米左右宽度，长度约150米。街道路面以黄石条横向相接铺设，街沿石大多为青皮石。铺面门一律为杉木排门，早上卸下，晚上装上。房子大多为三进式两面山墙（也有“搭柱头”）的独立民居，墙壁为“敲斗墙”，外面泥灰抹平，有些山墙上有不少铁搭钉，为正山墙倾斜之用。后廊一般用于铺面主人一家日常生活起居。

上世纪70年代中期，两头巷门尚存。据说，当年巷门可开关，为防卫强盗打劫而设，晚间关上，街民安然睡觉。开街时街道铺面相向各30间，应都为店号。店面主要是庙桥供销社的各类门市部：南北货店、布店、山地货行、杂品店、茧行。还有庙桥中心药店的分店，以及私营小店：饭店、理发店、诊所、铁匠店、皮匠店、竹匠店等。港桥周边村落也会有供销社的少量“下伸店”，经营生活日杂用品，其种类、数量相对较少，而东街的生产生活用品经营规模大得多，故当时的东街，尚有一定的经济文化地位和活力。



姥姥曾是个美人

□ 李卓尔

家里有本尘封许久的老相册。相册里有一位美丽的江南女子。身着碎花长裙，两条麻花辫垂在双肩，双眉细长，双眸明亮。只微微一笑，整个江南就在她的酒窝里漾开。这是我的姥姥。年轻时的姥姥是位典型的江南美女。

我没有仔细打听过姥姥是哪人，只知道她是苏锡常一带的，妈妈说姥姥会说吴依软语。可是自打我记事起，我几乎没有听她说过那么软的江南话，而是把我们的北方话说得很熟练。在大部分时间里，有关她的一切，都很神秘，就像那一沓相册，被尘封住了。

关于她的许多事，直到前段时间我在妈妈的日记里，才得以知晓。“母亲是江南人，家里兄弟姐妹七个

人，十九岁嫁给了父亲，从此再没回去过……”一行字，概括了姥姥的一生。也就是说，姥姥只在江南生活了十九年，最美丽的少女年华便随着嫁人而结束。想到这里，我对姥姥竟有了一丝同情和惋惜。我想象着，一个美丽的女子，在懵懂的年纪套上了一袭红衣，一个人风尘仆仆来到了北方，伴着唢呐声穿过长长的甬道，将自己托付给了一位身着绿军装的人，从此她盘起长发，将心思放在经营一个家庭上。我的记忆逐渐清晰，我甚至想起了姥姥平常的表情，娴静忧郁，心思沉重。

妈妈在日记里写着，“清秀的面庞，每天梳着一丝不苟的盘髻，合体的穿着，斜襟盘扣之间露出手帕一角……

烧得一手江南菜，家里事物打理得井井有条”。姥姥一直都是个美丽的人，在人生不同时期里，努力地经营自己、经营家庭、经营生活。想起老家的院子，种满了各种各样的花，充满了生活的情调，在村子里几乎很少有老一辈的人这么做。从江南到江北，语言上的障碍未能影响她，流利的北方方言一说便是一辈子。

因为姥姥，我一直有江南情结，如今，我来到了江南。有次走在江南老街的青石板上，看见一位年逾古稀的老人，打扮得灵动利索，热情地招呼着街坊邻居。我不禁想起了我的姥姥，可惜她已经过世十多年了。

我的姥姥曾是位美人，打从江南来。



《新春茶话》 钱新明